

文翰類選

卷百二十三之二

狀議解

漢書門類	
四七二號	三六函
四架	六九冊

內閣文庫	
四七二號	三六函
四架	六九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712
冊數	69 (57)
函號	362 6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狀目錄

唐

陸敬輿 十篇

韓退之 四篇

柳子厚 二篇

宋

晏同叔 一篇

司馬君實 二篇

蘇子瞻 二篇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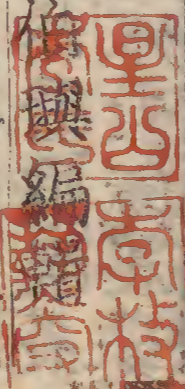
陳天祥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狀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

左長史上海李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狀類

唐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敬輿

有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

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
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
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
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
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
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
貢賦所用盡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
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
萌帶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寤記曰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豈其明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
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屬憂

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大
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喫味未息辛勤守戰
之効賞資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
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
言果如所慮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
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
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
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
其欲絕耳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厲
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
豈其幾鑑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入散而已
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
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惠其尚小
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
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二無私以一有衆人
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
天下之具也捨此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
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反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
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

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
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
轉規桓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
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
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
乎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切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
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
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
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
典摠緝勢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
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

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恠小失多廉
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
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為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
頃以理道垂錯禍亂存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
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
戴明異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
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
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
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
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

將返近自畿甸遠周豪瀛再役疲瘵之眊重傷殘廢之
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
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忍之
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
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
艱猶患戒慎之難又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
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
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
惡曾未浹辰奔貨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
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
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
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

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朝震驚三時之祀當今
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脩
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
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
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
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中櫛之
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
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
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亂之
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
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
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君情未一因而善撫
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

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
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羨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
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
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
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戢
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
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
切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
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
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範

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
今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
二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
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
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
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
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
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公路所
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
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今
典謹奏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
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
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
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
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
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
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

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
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
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眾之欲度時
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
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
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
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
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
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
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
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

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駁崇貴以甄功勞此
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
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
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
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
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負外
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
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猷
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
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

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闕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桓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榮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度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衡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

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願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

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
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鑑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
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
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
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
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閒遷厝
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
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
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
本拔擢將為服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

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在令據理
辨直則步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
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
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
聖而鑑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
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
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拓后興
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圓諒直者嘉之訐
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
而中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
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
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

警之官師相規正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固不覆與成同軌者固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慮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耳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

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師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誅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慙竊謂不然當問埋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

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啖啖
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
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
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侍使
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
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
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
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
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
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
一體事固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

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關於運行耳目之助
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
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
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
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
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
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
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
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
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
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
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括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
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

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

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

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

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曰衆供費曰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旣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茗撫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戒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敷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

稅裨販夫婦畢筭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
憤懣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群情動
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
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
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
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
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群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
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
穆然疑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
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
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
有耳目之任有諫爭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

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祕術都
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博諸典籍書曰天視
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
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
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
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
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有命在天
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
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言無不利又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

予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
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
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
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天
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首為禍福由
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
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

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
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
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
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粘人
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
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
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
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鑑既往之深失建
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阡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
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
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
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
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

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
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
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
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愴
侮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馬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
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
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
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
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
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
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以因危難而恢盛業由

僻小而闡不圖况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
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
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佑陛下恐陛
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之艱難將永福祚耳伏
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
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
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七愬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
言廢直干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
端由與理同道固不興與亂同趣固不廢此理之常也
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

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
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
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
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
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
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
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
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
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
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
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
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
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
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
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
畿之本也其勢當今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
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太權也非
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
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
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
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
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
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
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乂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
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

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
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
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
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
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
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
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
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
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
之幸振古所未聞焉是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
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
考前代成敗近鑑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
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

遠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相益禁衛漸
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
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北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
精彊又徵諸道盛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
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
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崑崙貪冒旣深
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
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
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
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群胡自爾已來絕
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
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
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

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
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
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
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孳變
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
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
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
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鑑往歲為天下
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
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
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
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
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

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
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
可不追鑑往事惟新今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
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
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
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
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竭
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酒
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廬貨商賈傾司府
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
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
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
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

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拓王是務以言為諱中
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
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固敢以中主不行之
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
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
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
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
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照德也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
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
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
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
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

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
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
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
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
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
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
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
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
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榷酒抽
貫貸兩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
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
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
從端本整筭無易於此謹奏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入表忠周萬務猶虞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已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

沛之患僕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
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
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
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
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
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
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
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乂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
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
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
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鬪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
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
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
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
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
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時久師老費財加筭
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
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
財不足兵不多此徵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
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
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反
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群帥畏威雖萬無
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
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

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脣齒陛下特詔馬
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茂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
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
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
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
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
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
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
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
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
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
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

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
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
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
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
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
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
抵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
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
矣海內為之行賈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
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
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
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
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

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
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
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
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
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
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
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
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
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
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
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
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違惑內
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

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
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
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
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
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戢兵且未衄東寇則
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
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
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
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
各懷顧瞻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
於屯戍太多李勣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
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
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

本非素習今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

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徒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
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
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
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
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
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
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
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
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
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
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
下之所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

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
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
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
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
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
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字難成
故無患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
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
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
方則慮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慮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
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

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
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舍弘聽納是聖主之
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鑑
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浮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
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慄慄
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久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
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
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
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
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
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
湯放過之羨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
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

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揔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
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詎合易怨謗爲謳歌浹
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
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
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
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退之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君子之操家
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
才而恨其屈與之遷往歲月已嘗欲薦之於主司言
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
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

家事迺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

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慈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培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有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

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
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
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
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
錄奏聞謹奏

復讎狀

右伏奉本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辦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直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
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
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
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

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使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
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
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
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
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
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
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
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

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
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
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准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
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絡貨通行里閭寬
息宜令百僚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
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
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
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
租賦悉以布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
百里悉出草二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河漕入

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
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
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
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一
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
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
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
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狀其病使法必
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
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
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
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
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柳子厚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道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謀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國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躡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勲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
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與存者幾何言未必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
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
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
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曰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
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
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
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

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
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
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曰夕自哺農
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
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
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
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
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
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謏
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
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
歧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
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

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弟以如司
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
其故封識具存

宋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同叔

臣準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
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爲膏壤之
滋共帶并柯布在密青之囿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
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摘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
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臯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
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
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
古之歲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

羨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弟於三等並垂編簡
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
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
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起喜之
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
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興寤以
思颺惶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
象已下十三人三館秘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
詩共一百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進五規狀

司馬君實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
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
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

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
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
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
者易為功頽壤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
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
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榮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
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
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
當世之切務艱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伏望階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
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
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
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
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
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
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
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眾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
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
於是有驕情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
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情者
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
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
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
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

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造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墜未煖處宮未安

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擲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閒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鑑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臣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

守之日省而月視歌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使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日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鑑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教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鷦鷯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王竊見國

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飢饉存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倍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

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
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
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
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
責其過也備是坊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
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
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
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
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
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蹊盤又類辟且病痲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
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
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

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
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
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
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
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
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
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
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
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
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
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

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日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佐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王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

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墮墜荒滂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以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先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撲斲惟其塗丹牖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

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勤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立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綺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覲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

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
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
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
歌頌之聲眩曜愚俗之耳目哉

議學校貢舉狀

蘇子瞻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
准勅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辭聞奏者臣
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
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
而先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
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
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
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

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
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
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
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
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
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
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
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
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
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
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
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

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
與今爲孰辨較此數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
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
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去封彌或
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
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
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
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
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
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
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
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

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
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
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
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
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華麗少之
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
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閒乎自唐至今以詩
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
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
盡臨時剽竊鼠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
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
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
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

有貨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
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
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矣曉義者又
皆去以爲明經矣其餘皆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
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
以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
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
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
良黜庸回摠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
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
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
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

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夫性命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
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
於市者非莊老之書弗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
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
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
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
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然而竊取
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
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
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
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乞校陸宣公奏議狀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
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
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聞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
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
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
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
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
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
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
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
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

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
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聖
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
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
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世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
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善
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右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
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
之意

元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
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
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
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
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雲狡
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
心瓜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
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
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
毒於今未能前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
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
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請可立待十一月二十
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推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
拜中書右丞中外誼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
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
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
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
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爭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
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
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
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
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
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蝥賄輸送其門

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糴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五疋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今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庶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

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深軫以同志合從中閭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眾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為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為趙將子胥之為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嘆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知

玉音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為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眾議於內外者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眾所推尊者為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掎克者在位倚以為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為刻剝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兩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

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為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為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

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
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歛怨
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
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歛財之方亦何所賴
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
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
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
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
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二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能自辦
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
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旣及於民者民已不
堪其生禾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
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

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
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
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
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
馬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
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
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
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
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况阿合馬事敗
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
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
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旣已言矣
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已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一議目錄

漢

谷子雲 一篇

侯應 一篇

蕭長倩 一篇

唐

魏元成 一篇

顏籀 一篇

孔穎達 一篇

高逵夫 一篇

崔祐甫 一篇

崔融 一篇

柳子厚 二篇

韓退之 三篇

獨狐至之 一篇

高參 一篇

權載之 三篇

劉秩 一篇

宋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元

郝伯常 一篇

陳祐 一篇

虞伯生 二篇

柳道傳 一篇

張敷言 一篇

劉時中 一篇

國朝

揚士奇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百二十一議目錄

楊士奇 一篇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百二十一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議類

漢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子雲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誣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遁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
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
親邊使或者設為反閒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罷邊備議

候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侯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法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何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
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
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
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
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
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入粟贖罪議

蕭長倩

名望之左馬
翊領尚書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
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
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

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
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
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喪如此伯夷之行壞
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尚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
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
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
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
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
竊痛之

唐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元成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

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
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
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囹圄豈可同
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始蒙聖帝敷
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
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旣立諸侯當建社
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在
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
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
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府
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
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
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

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
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
或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詁訓參以舊圖
其上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
籙未運斯理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
端蠱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
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貴
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
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
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今參大議思竭塵露綴增
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據

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入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寸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嫂叔舅服議

顏籀名師古秘書監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勵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達之遺指所議兩條實為舛駁特降絲綉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

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駮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比靜言致理殊匪弘通無益關防寔開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冒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總服曲生異義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為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

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菴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筴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群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與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橐籥器上陶匏用蠶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

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禮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詳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逵夫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

疏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滏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為漢鼎可移鄙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乎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骨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

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莫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

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豈人養有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治洽乎天符存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斷屠議

崔融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材祭獸獮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切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

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剗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惣絕但益恐赫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眾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而考古會今非國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之言伏惟聖主詳擇謹議

晉文公守原議

柳子厚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鞮以昇趙衰余

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
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
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
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
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迹其所以敗然而能霸
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
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
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于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
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
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
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
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

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
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
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
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
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
也執事者宜有軫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
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
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
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
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
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
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

謂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
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
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
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
事謹議

帝裕議

韓退之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
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帝裕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感

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
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未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
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
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
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
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
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
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
祫乎二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
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
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

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
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厲乃獻懿之
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
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
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
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
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
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一
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范蠡既辭越到齊乃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爲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士以受東諸侯之盟者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叱開四方高提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况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兵之後還越之日况輕身遊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猶投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予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
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
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
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
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
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
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
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
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
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
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
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

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
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
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
有其父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
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
水罍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
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
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
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
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
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告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
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
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

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吊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至之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

脫弄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獨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甘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某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廉察之任也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

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勦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閒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心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臆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

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報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

復言巡狩者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
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寢
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酷吏傳議

權載之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
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
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
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
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
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
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自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
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
發私善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

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
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
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
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日為
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
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
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革
異由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
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
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
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
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
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
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
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
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
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
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
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
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
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
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
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

此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
無乃異於是乎若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
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
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廡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微
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汨
彝訓且以憲今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
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昭陵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燬推毀
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
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
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翼久遠使人又為改移
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

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驚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饌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

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弊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

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
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
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
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
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
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
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
重重則作法布之使多多則輕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
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
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
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
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
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
艱草不艱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
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人之不理
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
熱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
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
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
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
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
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
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多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
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
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
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

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宋

乞校正奏議

蘇子瞻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真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而贄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詭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君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以一二

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
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
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
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救災議

曾子固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午
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
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
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

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
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
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
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
石二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
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
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
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

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又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日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鬥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

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慮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鬥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夫桑耕之民異時無事邊糶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捍遊徼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

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
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
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所
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
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
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
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
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
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
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
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
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
不暇乎他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

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
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
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則必喜上之
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
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
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
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
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
後王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
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
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至於有一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
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

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
孳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
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
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
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
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
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
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
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
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
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
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

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存以為之耳
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芽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
茶芽香藥之類為錢鉅萬貫而其費已輕茶芽香藥之
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
五鉅萬貫又捐茶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
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
吾之有司能越拘擊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
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楚議

張文潛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
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
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
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怪焉

立政議

郝伯常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於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

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眾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

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
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
可謂有志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
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
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
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
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
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
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
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切於天
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
至於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

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
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猶
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
其視壞法亂紀戮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
子以自蔽甘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縣
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
完之功弗遠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億也蓋其
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立法立
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蠲
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
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
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
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

文翰類集卷一百二十一

政亡守今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岳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切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昇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今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

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熹正統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

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
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
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
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
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
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
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曆
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
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
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
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
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汚登進茂異舉
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

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
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飲以進
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
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
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圖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
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
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
欲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
易合難去誘之以其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使辟
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
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
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
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締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母以為難而不為母以為易而不足為投幾繫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母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貢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茲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議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願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拔臣於畎畝之

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冀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

品物咸遂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
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
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
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
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
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
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
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
之階亂者在此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
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
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
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
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

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
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
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
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
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
子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
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
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
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
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
斷自聖衷筭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鎮之禍銷矣深

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

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眾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

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
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
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
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
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
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
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
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
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
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
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
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末貴同和於

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
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
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
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
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
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
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
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
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
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
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
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
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

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變舉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茲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

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卜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閒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

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
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
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
耆年在德老成之人分布羣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
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
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
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
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
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
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
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
乎詩曰濟濟多士又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

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
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
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
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
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
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
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
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
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
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

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閒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坼地之冬將見嚴酷癘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

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違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寔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何忠肅公謚議

虞伯生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

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
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
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
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
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
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夕君子正人而
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閒豈漫焉嘗試而爲
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
利之徒閒出其閒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
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
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
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
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
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益
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
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
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
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
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
盛名終身不一試詰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
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
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
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

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道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誕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

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筭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厚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招德麗切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早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聞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縞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

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迺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

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一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以虞

書上日正月朔曰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迺獻公之世是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故踐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蕭貞敏公謚議

劉時中

名致河東人翰林待制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翔萬物之表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異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委賚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欒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辟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然不起暫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國朝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臣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得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

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春秋禮記纂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世祖切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切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米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賢自荀况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典謹議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百三十一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二解目錄

漢

楊子雲 一篇

唐

韓退之 二篇

李習之 一篇

沈顏 一篇

李甘 一篇

李遐叔 一篇

盛均 二篇

程晏 一篇

韓臯 一篇

韋籌 一篇

朱闕 一篇

宋

王介甫 一篇

孫何 一篇

元

吳立夫 一篇

朱伯賢 一篇

國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二解目錄

劉基 一篇

宋濂 一篇

貝瓊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二解目錄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二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解類

漢

解嘲

揚子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纒給事黃門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挨也往者周
綱解紐群庶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
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珙以遁是故鄒衍
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令大漢左
東海右溟搜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
糾墨製以鎖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
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
家自以為稷卨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渌日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

若江湖之厓渤澥之島乘鴈集則不為之多雙鳧飛則
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
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
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車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
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聞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
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
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
客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
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

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文罷又安待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鷓鴣而笑鳳凰執蠅螟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守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邛萬乘之主界涇陽抵襁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指強秦之相搯其咽而抗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戾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邱隤唯其人之瞻知裁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墮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竒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於細君漢誠不能與此數公者竝故默然獨守

吾太玄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古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

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
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
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
夷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
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宋細木為桷樽櫨
侏儒椳闈扂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
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
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
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子行荀卿宗主太論以
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
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脩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長途之役役窺陳
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
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
有亡計班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緝指前人之瑕疵是
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榼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
進其稀苓也

國之興亡解

李遐叔

國為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
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
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

為長者繩為用法則富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
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
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
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
國何有設能潰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東闈氣沮志衰志
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
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鷓鼓害翼大呀毒啄則蛇鳩虎狼
之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
歧緩而不請歧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
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廣陵散解

妙哉愁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
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

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
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
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
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立儉文欽諸葛誕
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
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
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
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
躁蹙惛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
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貽晉魏之禍所以託之
神鬼也

命解

李習之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

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為國旱君道熾炎德涸仁
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
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
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
於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
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攆適海豢羊望翼於
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
明年將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文之童解

章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
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
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
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

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
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
弗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
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
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
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
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
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之文章也視辭章
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文章
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
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

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
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
古淳朴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
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
無恥則雖曰劓之刑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
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
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爲
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
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
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
雖曰劓之刑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或之心知恣
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書之不足以爲法也
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
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
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
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
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
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
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
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
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
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
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
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

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
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
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
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
徒壓溺而斃貧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
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
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
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
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
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
也強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

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
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
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
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
榮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
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
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蒞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
公之知余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
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
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
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
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
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

之侯小國之伯子嘗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
爲予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憚其財而
強索之若冤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
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
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
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
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
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
人家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
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
盜者三年爲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

聞寡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
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
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爲妻也爲倡且淫爲妻且禁乎
宋

卦名解

王介甫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
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
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
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彖曰見險
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
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
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
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

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一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德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為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為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恒姤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柔履剛故為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而下順從

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悅故為隨大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止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夷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

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
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
頤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為噬嗑嗑者有閒而通之
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
說而巽故為中孚無妄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坎
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麗也外
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推比則
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
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
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遠之卦也故為既濟澤上
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
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剛下險險而健故為訟

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
下順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
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
不訟故為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
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
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止之
道故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
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
為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
所則止故為艮內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皆文
皆在繫辭或彖辭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
知其所以然也

復離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子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男方與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勿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

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賦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鑑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止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為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

謂其文為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閒之輓轡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

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
世稱周宣王蒐于歧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
獵碣洎嚴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
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
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
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
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
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
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
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
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
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
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黹牲之具而

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
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拓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
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
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歌詩可也
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
不欲全嘖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
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
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頽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
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
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
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
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爲碑者久

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元

儉解

吳立夫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綢絲絲布圓綾紗絹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

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數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

夜馳驅民人困厄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
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
乎國初之時裁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
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
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
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
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
矢鏃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
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
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
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
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
民嗷嗷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

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
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
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
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杼柚其空日困
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敦天下之俗
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
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
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
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
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
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
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

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恠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紬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豢龍解

朱伯賢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

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番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繭角鱗甲瓜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窬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齧鼉魚鼈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羸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拙逸解

劉基

濩落先生蓬廬篔簹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

笑之以為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
十乘驪駟騏駼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
矍然而起無能取于其涂窺堦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
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
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
倫乃蜚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
農商藝術巫師馬鑿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
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子趨翼
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
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
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
禮宵坐肆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
孫吳申韓扁鵲喻附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

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
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
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
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
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
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巖廊之上吾
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怡仰而嘆盱却立而謝客
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籜不可以樹墻
王良不疆駑駘以驂服而匠石不責樸橄以棟梁公子
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
也故請有之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鳴鳩養
雛蒼鷹搏虻螻蟻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
多能坐不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

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竈產竈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皞皞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七儒解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

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不擷其玄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鷲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眾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

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
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
爲世法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
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
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
巧斷福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
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半
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
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
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迹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
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
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
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未其知孔
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
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
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
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
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
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
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
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遊跡林垆槁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
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櫻金鼎
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羃行雲於紫城於是謁
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縛秦之廬燕之函胡之
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况以大道之粵百靈之腴琅
笈有所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玄則鍊乎真滋幸啓
其意爲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輿二氣與俱漚鬱
必弗鴻網傑池運行不已詘信以時日以里記九十萬
餘苟譽其素災異紛雜維人之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
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旋繇延若絲一萬三千五
百有畸執神之麾幹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爾
勿驅迅焉勿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庠純乎玄潛益如春
熙儻失其養朋慮所遠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

涉歷渺瀰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盍慎
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旣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
所始乎玄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箭藜
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渾膠盪東達滄瀛
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翳翳如器斯盛旭
旭許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于至中離形特立乃與
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昗蠻所謂太
乙之精中黃之高水火之魂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太
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鄴鄂旣立陰陽闔闢元嬰載
皇與森襄羊赤蜺如璫玃于玄門以九儀爲車以六氣
爲轅策玄應而週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騫歟然
而神有弗受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墮下愚聞之
斥以爲非或流旁蹊忘彼九道十架七基八石六芝烹

汞煎鉛噉津茹脂有一于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
而守之以無為仙華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
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與造化戾耶玄素先生
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為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
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二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
者非其道爾西河菊公汝南爰及九息青谷三鍊赤須
若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遇風其銷必疾
玄石沈淵千齡不泐畜精歸室又視弗惑生不見夫玉
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况有至
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
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及
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
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

釋奠解

貝瓊

所謂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慨然而笑
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
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或問予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
曰庖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
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
孔子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
周易脩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
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
聖以孔子為先師豈為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
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
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顏且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夫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

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眾人疑其不祀三皇矣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祀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

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于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湯文王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恠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儼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鑿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于朝破貞觀之制者旣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cursive style (sōsho).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and creases of the aged paper.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